

永生难忘阶级恨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永生难忘阶级恨

山东人民出版社
一九六三年·济南

永生难忘阶级恨

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東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東省新华書店發行

★

書号：3889

开本 787 X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張 2 5/16 · 字數 44,000

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100,000

統一書号： 3099 · 322

定 价：（3）0.18 元

編者的話

一个人不經過过去的辛酸痛苦，就不知道珍惜今天的幸福，不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，就不知道一切胜利来得不容易。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，不少的阶级兄弟、同志都有一段辛酸痛苦的历史，这些痛苦的回忆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，对比现在，它是最生动最实际的活教材。因此，我们特集了八篇家史编印成册，以供广大读者阅读。这些材料，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，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社会。它用许多具体事实启发我们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望望将来，从而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，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。编辑出版这类读物，还是一项新的工作，希望读者能够把你们对这本书的意见和今后要求告诉我们。

一九六三年十一月

目 录

我家五十年.....	申永題	1
血海深仇永难忘.....	张敦昌	18
从苦难走向新生.....		26
——記青島大港碼頭工人楊华云的悲惨遭遇		
俺家的血泪史.....	閻季华	36
大年夜.....	赵景江	42
忆苦思甜.....	李本盛	48
永不忘本.....		53
——記解放軍空軍某部共產黨員王文江同志		
四十年牛馬十年人.....	李凤英	64

我家五十年

中共青島港務局第一裝卸隊第二支部書記 申永題

我今年五十二歲，舊社會，我在油煎火煉中熬過了將近四十年。這四十年，封建地主、官僚買辦、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罪，我可都嘗受過，我永生不能忘記，也不叫我的後代忘記！

家破人亡

我是日照縣虎山鋪人。五十年前，祖父、祖母就被地主折磨死了。父親弟兄五個，繼承了一畝山荒的祖產，沒地種，父親和叔父給地主扛長活，母親和嬸嬸也按時給地主家推磨、烙煎餅。這樣辛勤的勞動，一年到頭還是不得溫飽。

我六歲那年，家鄉一連八個多月沒下場透地雨，庄稼沒種上，滿坡光禿禿的。狠心的地主見秋里得不到收成，就把父親和叔父趕出來。這年大旱，大路上逃荒的人牽綫不斷，真是要飯也找不上門。大爺、四叔、二叔四散逃了荒，三叔孩子多，沒走動，在家吃屋簷草，一家六口全毒死了。最後，父親看在家是等死，出門也許能尋條活路，用一對筐子挑着我和三姐，母親領着大姐和二姐，背鄉離井也逃了荒。

离家时，天已变坏了，西北风越刮越冷，姐姐他們穿着破单褲单褂，我光着腚，赤着脚，穿了一件破夹袄。身上冷肚里餓，一天轉上两个庄，天就黑了。这样一直走了一个多月，才到了諸城，这时天已下了大雪。

一天晚上，全家奔到一座关帝庙里。这庙沒窗沒門，风卷着雪硬往里刮，我冻得直哭，母亲就把我抱在怀里，坐在一个背风的墙角下，姐姐也都偎依在母亲身旁。半夜里，北风越刮越冷，大姐冻得哭不成声，战抖抖地叫：“娘，冷……。”母亲想把孩子都摟在怀里，可又摟不过来，她就把我递给父亲，又抱起大姐。她含着眼泪哄大姐：“孩子，抖抖精神，等到天明，要口飯吃上就暖和了。”說着說着，只听大姐哼了一声，再沒动静了。大姐比我大六岁，自小沒吃頓飽飯，这回又餓着肚子冻死了，怎叫父母不伤心，全家一直哭到天亮。

天亮后，父亲把大姐埋葬了，对母亲說：“孩子跟咱逃不了命，得想法給他們找条活路。”可是，那时家家少吃缺穿，誰能顧得誰？父亲还有个拗脾气，餓死也不往財主家送。結果母亲找了好几戶穷人家，哀求人家把俺們留下，咋說人家也不收。后来父亲咬了咬牙說：“走！死就死在一堆。”全家掙扎着走了两个多月，好在逃到了青島。

青島，那时掌握在日本鬼子手里，那有穷人立足之地。日本鬼子見来青島逃荒的穷人多了，就借口預防傳染病，維持社会治安，到处抓要飯的，抓閑人。叫他們抓去的，有的活活烧死，有的打了“地界”（送出青島）。

这时全家好象在刀刃上过日子，来青島后，分文沒有，

賃不起房子，父亲在一座貧民院旁边借着一个大灣崖，挖了个洞，全家就住在里面。父亲找不着活干，母亲就領着我和姐姐沿門要飯，轉垃圾箱，拣烂菜叶。这样的日子，也过不安穩，整天提心吊胆，躲躲閃閃，生怕叫日本鬼子抓了去。

躲了今天躲明天，大祸终于沒逃脫。一天早上，父亲爬起来，餓得腿都拉不动，母亲攆他出門躲躲，他惱恨地說：“怎么还不是死，我豁上这条命啦！”母亲知道父亲又上了脾气，就哭起来。这时邻居的大娘、孀子都來劝說：“申大哥，你是家里的頂梁柱子，可不能豁上！”父亲被說得心神不定，迟疑了一会，他刚要走，只听嗒嗒的皮靴声，接着一个日本兵带着两个伪警察堵住了門。那伪警察見父亲要走，喝道：

“站住，你为啥不出去干活！”

“先生，我想干活找不着。”

“好，想干活，跟我走。”

“先生，你行行好，可怜我一家大小，咱都是中国人！”

“混蛋！你煽动破坏，你不知道中国日本是一家嗎！”

这时，站在旁边的日本兵，一看伪警察发了火，順手举起馬刀，照着父亲的胸膛，捅了两捅，戳了两个窟窿，鮮血直淌，接着招呼伪警察把父亲架走了。

父亲被抓后，連过了三堂，打得皮开肉綻。父亲秉性刚直，无罪不肯認罪。有一次在堂上他反冲着法警問：“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莫非沒有活干，在家挨餓就是罪！”法警听了把眼一瞪，喝道：“你敢反抗，來人哪！”接着出来两个伪警察，



把父亲架出去，反绑着手，吊在杆子上，一顿皮鞭，把父亲打昏了。打昏后，他们用凉水喷醒，又打了个昏。就这样父亲一次一次地受着惨无人道的毒刑。

在父亲被抓去不几天的一个早晨，母亲坐在门前，思念父亲，哭哭啼啼，不料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伪警察又闯进来，喝道：

“你的几个人？”

“四……口……人。”母亲吓得话不成句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鬼子一吼，二姐吓得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搂着母亲。日本鬼子一看二姐脸肿了，冷笑着说：“小孩病啦，鬼的一样！”

“皇軍，她沒有病，餓的，餓的！”

“你的撒謊，帶走！”

接着两个伪警察拖着二姐就走。二姐哭不成声，母亲不顾一切，赶上去拉住二姐的胳膊，二姐抱住母亲的腿死也不放。日本兵一看发了怒，上去揪着母亲的头发摔开了，回过头来踢了几脚，举起带鞘馬刀，照母亲没头没脸地砍起来，母亲被砍昏了。

这时，我哭着向鬼子扑去，叫邻居一个大娘拉住了。等鬼子走后，邻居的大娘、嫂子才敢靠前，把血淋淋的母亲抬回家来。我和三姐守着母亲痛哭。这时一个邻居的小孩忽然跑进来报信：“大媽媽，二姑叫日本鬼子烧了。”刚甦醒过来的母亲一听，又昏过去了。

掙扎求生

二姐死后不久，父亲拄着拐棍，拖着瘸腿，从“界外”逃回家来。他看在这个洞里实在住不下去了，就把家搬到附近山林的一个炮洞子里。在这里，父亲每天出去找着打“卯子工”（临时工），母亲就领着我和三姐要飯，这样又掙扎着熬过了六年。

到我十四岁时，父亲为着讓孩子吃頓飽飯，求亲告友，把我送到一家理发店去学徒。当时，我高兴地想，这回可好了，学上点手艺能帮父亲养家了。离家那天，母亲把洗补好的衣裳給我穿上，含着眼泪囑咐說：“孩子，去了要好好学，听人家的話，守人家的規矩。”我牢牢地記住了母亲的話。

那时学徒，只管吃，不管穿，进门就立下保状，学徒三年，敬师一年，半途辍学，饭费退回。除此，还有些不近人情的店规。进店头一天，掌柜的就把我叫到跟前，厉声厉色地说：“学徒要懂学徒的规矩，这屋里没有你的座位，屋里有人不能坐下。”

这条店规，听听平常，其实很厉害。进店头三天我都是贴着墙跟站着，师傅喊要水，我快去倒水，师傅要手巾把，我递上。我从天明一直站到天黑，站得头昏脑胀，两腿酸软，第二天清早，还得爬起来生火烧水，擦桌扫地，给师傅拾掇好工具。

第四天，我照常站在那里。这天师傅光瞪眼，不吭声，我不知怎么回事，也不敢乱动。到晚上，他又把我叫到跟前，气冲冲地问：

“你长眼干什么？睁着两眼喘气。”

“师傅你没说话，我不敢动。”

“我那有那么多的唾沫给你说话！”他把眼一瞪：“这回饶了你，下次要当心！”

以后，师傅瞅上水壶，我就去倒水，他瞅上扫帚，我赶忙去扫地，就这样他还不中意，一时干慢了，不是骂我不长眼，就是摔我的脖子。

熬过了七天，我刚想瞅着学点手艺，师傅又吩咐我：“柜上人使不开，你到后边伺候吧！”我口里不敢说，实意不愿去。这时，一个刚出徒的师兄告诉我：“伙家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看孩子、做饭……这是咱学徒的规矩，单讲学手艺，别

說三年，半年也用不了。”

打这我就落在师娘的手里。这师娘更难伺候，我替她端屎倒尿，抱孩子，烧火做饭，刷锅洗碗，她没个顺心的时候。孩子一哭，就拿我煞气，不是骂，就是打。你吃顿饭她也骂：“驴肚子”，“熊嘴鹑鸽爪”。别说吃，气就气饱了。

我熬一天算一天，盼一月又一月，指望有个出头之日，谁知越熬越难过。经常挨打、挨骂，还动不动就不给饭吃。在这个店里，我实在熬不下去了，后来就偷着逃跑了。

那时穷人想吃顿饱饭，就得拿命换。在我被送去学徒的时候，父母又忍痛把十六岁的三姐，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

三姐的婆家开店，婆母是个出名的刁婆。她店里白天黑夜不断客，她就白黑不让三姐睡个囫圇觉。几个月的工夫，三姐被折磨得不象人样。她在婆家实在过不下去，偷偷地跑回家来，苦苦哀求母亲把她留在家里。那怎么行呢？母亲硬着心肠，对三姐说：“孩子，你是人家的人，怎敢不回去呢！”后来，母亲把三姐送回婆家，还给人家赔了罪。

三姐回去后，婆母更怀恨在心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。一次三姐端着一个大盆去泼水，失了手，把盆摔碎了。刁婆一看红了眼，拾起一个垫着劈木头的木墩，照着三姐的耳门打去，一下就打死了。

落 入 地 獄

我十八岁那年，身把骨稍硬实些，就想到码头里找点活干。可是，虽说码头是座“人间地狱”，但找活路的人，想走进那

个大門，也不那么容易。后来家里东取西借，凑了两块钱，托邻居一个碼頭工人央請說合，請把头喝了酒，才进了碼頭。

那时碼頭里都是卖苦力的，一扛就是二三百斤重的大包。我干了几天，肩膀压肿了，腿疼腰酸，为了一家老小，我想咬紧牙关干下去，可是力不从心。有一次进来一批烏枣，一包足有三百斤重，我扛起来腿直打战战。这时，有几个好心的工友，看我压得歪歪扭扭，不忍心，讓我到車箱上去搭肩。我高兴地刚爬上車箱，不料叫一个搭肩的家伙（把头亲信）一脚踢下来，差点儿摔死。

那时我們进碼頭干工，就得加入“伙食团”，那“伙食团”可不比現在的“职工食堂”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是封建把头包办的，一天三頓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窝头。就这样，狠心的封建把头，还嫌我們吃得多，叫伙伙把窝窝头弄得又苦又酸，有胃病的一点吃不下去，也不准退伙。飯菜这样坏，价錢却貴得要死。我們每月的工資，算去“伙食費”錢也就快光了。那时碼頭工人說不上媳妇，养不起家，十有八九打光棍。

晚上几百人挤在一間大窝鋪里，象煎魚一样，并排着睡，有时起来解解手，回去就挤不上了。这窝鋪夏不遮雨，冬不挡风，工友們沒有被褥，都是鋪着草包，盖着麻袋。当时在碼頭里流传着这样的話：“一鋪一盖，两条麻袋”，“鋪着地，盖着天，头枕半头砖。”在窝鋪里大伙开玩笑地說：“咱們就不怕起火，起火正好烧死那些臭虫、跳蚤。”

穿的什么呢？夏天还好說，都光着脊梁，肩上搭块麻袋

片；到冬天，碼頭崖寒風刺骨，就難熬了。工友們沒幾個能穿上棉褲棉祆的，凍極了，我們就找個草包，挖上個洞，套在身上，腰里再扎上根草繩子，一個個活象個稻草人。沒有鞋穿就到垃圾箱里去撿着穿。有一次，我撿了雙差伴鞋穿在腳上，大伙看了笑着說：“老申闖闊了，一雙腳穿兩個鞋鋪的鞋”。真叫我哭不得也笑不得。

挨餓受凍還不算，更可恨的是他們不拿工人當人待，監工、把頭喊我們“駝駱”、“煤狗子”，工人連牲畜也不如。養牲畜，到時候還得喂食飲水，可那時碼頭工人出的牛馬力，連口涼水都喝不上。

當時，碼頭里沒安水龍頭，到了夏天，每天早上，伙伙挑上几担涼水，倒在大鐵桶里，這點水，不到半晌就喝光了。到十點以後太陽正毒了，大伙汗流不止，這時想喝點涼水也撈不着，嗓眼里渴得冒煙，嘴里放白沫。後來，大伙實在忍不下去了，起了哄：“就是牲口到時候還得飲一飲，咱出這大力，連口涼水喝不上，不能干下去。”一呼百應，大伙一齊心，罷了工。開始他們不鬆口，我們硬斗，最後他們怕事情鬧大，被迫修上了水龍，從此我們才喝上涼水。

喪母棄子

日本鬼子的統治一天比一天殘酷，封建把頭的剋扣一天比一天厲害。這時，我娶了親，生了三個孩子，家庭負擔更重了。可是任我拼死拼活，一天在碼頭里干十五、六個鐘頭，一個月只能掙五、六十斤雜糧面，日子怎麼過呢，逼着全家

吃橡子面。那橡子面又苦又酸，里面还掺着些猪毛、头发楂。孩子光吃那东西，不見油，不見菜，就拉不出来，憋的又哭又叫，他娘就用草棒一点一点給他們往外扒。我在碼頭里，吃上那橡子面，再喝上凉水，肚子咕咕叫，止不住地泻肚子，后来連病帶累，漸漸支不住，也病倒了。

我病在家里，老婆也病得爬不起来，母亲就領着孩子出門要飯。她們要点稀的就喝下去，要点干粮就拿回来給病人吃。那时一天不出門，一天就熬不过去。有一天，大雪封地，天刚亮，母亲又提着籃子要走，我不忍叫母亲出去，忙叫住：“娘，这么大的雪，別出去啦！”母亲流着泪說：“咱不能等着餓死！”說罢，領着孩子又走了。

母亲出門后，风越刮越急，雪越下越大。我的心象刀絞一样，我在恨自己：“一条汉子，养不起家，反叫老娘冒着风雪出門要飯……”但反过来又想，这能說自己不出力嗎？不能。我的血汗都流干了！

我越想越伤心，旧仇新恨都翻出来。想着，想着，忽然大孩子跑回家来，哭着說：“奶……奶，掉……沟……啦！”我一听，头嗡的一陣，两眼发黑，我强撑着站起来，跟着孩子，跌跌撞撞找到了母亲，把老人从沟底拉上来。回家来連餓帶病，不几天母亲就去世了。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說：“別餓死二小啊！”她老人家为儿女操劳一輩子，少吃缺穿，临死沒丟要飯棍，怎叫儿女不心疼！

母亲惦念的二小，他一下生就断了奶，餓的皮包骨头，眼看也活不成了。母亲死后，老婆催我說：“趁孩子还有口气，

快抱出去，給他找条活路吧！”我抱起孩子走出家門，他娘在屋里放声大哭。我的心象插上了一把刀子，忍痛把孩子送給老邻居李大娘，求她給找个主。她抱着孩子跑了几个門，人家一看孩子餓得不象样，怕养不活，都不要，最后把孩子送給了他姨。

险遇冤害

病还没脫身，我咬牙站起来，拖着虛弱的身子，又回到了碼頭。

那一天我連着干了十四个鐘头，临下班时，腿都拖不动，不幸又叫日本鬼子抓了伏。日本监工硬逼我扛上三百斤重的大包，我那能挺得住，一步一个趑趄，走了几步，两眼一陣发黑，暈倒了。我撑了几撑，沒爬起来。这时，一个日本监工走过来，踢了我两脚，喝道：“八嘎，你的混蛋！八路的干活！”我一听，渾身出了一陣冷汗。那时碼頭里有多少善良的工友被加上了八路的“罪名”，无辜地被杀害了。我忙爬起来分辯，他們就把我架进了“刑詢室”。

我迈进了森人的刑詢室，一个留着小黑胡的日本鬼子喝問：“八路的在哪里？好好說。”我摇摇头。他把眼一瞪，接着出来两个汉奸特务，一頓棒子把我打昏了。当我被凉水噴醒后，見一个翻譯站在我跟前。我看他是个中国人，忙哀求說：“先生，我有病刚好，实在干不了，我不会搗蛋。”那翻譯把眼一翻，冷笑着說：“八路，皇軍很喜欢，你好好講，皇軍大大有賞。”我一听火上心头，反冲他問：“先生，干不了

活，就是八路嗎？”那汉奸翻譯一听，暴跳起来：“你敢反抗！”他向日本鬼子使了个眼色，接着又出来四个汉奸特务，把一根碗口粗的杠子，压在我的腿上。我只觉得浑身象通了电，豆粒大的汗珠滚下来。不一会，我又昏过去了。

醒来时，我已躺在門外冰凉的雪地上。这时，我模模糊糊地看着有几个工友朝着我身边走来，我哼唧着哀求：“弟兄們，誰行行好，替我說句公道話。”有一个素不相識的工友朝我看了看，站下了，他走到翻譯跟前說：“先生，我認識他，他是老碼頭工人。”那翻譯斜視了那工友几眼，轉身走回了“刑詢室”。我才連滾帶爬逃出了虎口。

那时工人那里还有点什么人权，日本鬼子、汉奸把头和特务混在一起，任意糟踏工人。

当时我們进碼頭干活，要过三道鬼門关。第一道是卡子門。我們走到这里，要从头搜到脚后跟，誰要被搜出一个火柴头，就得含在嘴里，头顶石头，在那里罰跪。第二道是检查哨。那里站着个日本鬼子，誰走到他眼前，不来个大鞠躬，就脫不了一頓毒打。最后一道是宪兵部队。里面淨是日本特务，专门監視工人的活动，有时两个工人說句私房話，被他們发现就說心坏啦，抓进去难知死活。

有一次，我走到检查哨前，忘了鞠躬，叫那日本鬼子一声喝住，劈头盖脸打了一頓，还罰我跪在崗棚旁。

那时候不知有多少工友，无故的死在这三道关口上。我們每天早晨离开家門，全家老小的心就挂起来了。早晚等我們回了家，才算又熬过了一天。